

全市466座山,谁才是“武汉之巅”

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刘智宇

在社交媒体上,“武汉之巅到底是哪座山”经常引发网民争论:有人说是黄陂的云雾山海拔最高,有人说新洲的将军山才是正宗,还有人说黄陂清凉寨最高峰立着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四个字“武汉之巅”。

武汉有466座山,哪个才是武汉“最高点”?前不久,长江日报记者按图索骥,探访了武汉多座高山,寻找答案。

清凉寨、云雾山、将军山“武汉之巅”各有文旅特色

记者从汉口出发,驾车向北90公里后,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,终点是位于黄陂的清凉寨度假酒店停车场。停车场对面的石壁上,“武汉之巅”四个大字赫然在目。沿石阶攀登约半小时,山顶平台立着一块约1.6米高的石碑,上面同样刻着“武汉之巅”四个大字。

当天小雨,山顶大雾弥漫,透过雾气间隙,可以看到远处的云海、山峦、村寨、湖水错落有致。市民程先生和两个朋友慕名而来,他们用手机软件测量云雾山山顶海拔609米。程先生说:“手机测得有误差,官方公布的海拔是620米,但这肯定不是最高峰,我爬过海拔800多米的山。”

清凉寨景区负责人介绍,山顶原有一处始建于明代的“西峰古寨”遗址,村民筑寨防寇,太平天国时期被毁,是武汉海拔最高的古寨,至今仍遗留约200米石墙和石头房屋遗迹。景区开发后,就地取材竖起了“武汉之巅”的石碑。

据介绍,近两年“武汉之巅”吸引了大量本地市民打卡、拍日出。距离西峰古寨约3公里的黄陂区蔡店街道刘家山村,被认为是武汉海拔最高的村落。该村村委会主任刘欣告诉记者,西峰古寨所在并非武汉最高峰,“武汉之巅”石碑为近年竖立,旨在发展文旅。他说:“清凉寨对面的黄牯石山,海拔有800多米。”

记者从清凉寨驱车下山,约1小时到达黄陂木兰云雾山景区。该景区最高峰同样竖立着一块刻有“武汉之巅”的石碑。公开资料显示,该峰海拔709米,山顶设置悬挑长度达82米、垂直高度约500米的玻璃观景台。

位于新洲区的将军山,地处武汉最东边,市民从汉口驱车100公里可达。这里因丰富的红色遗址和“地理位置最东端”,素有“武汉第一山”之称。记者上山后发现,附近村民并不知晓“武汉之巅”的名号。但临近主峰处,立着一块高大的标识牌:“登武汉第一高峰,迎第一缕阳光。”将军山主峰入口处的大型石雕上,刻有完整的地质演化时间线和标语“十亿年的岩石见证武汉每一次日出”。石雕后方的简介上写着:海拔675米,雄踞武汉东极,是江城首迎晨光之地。将军山还是武汉市新洲区、黄冈市团风县和麻城市(黄冈代管县级市)的交接点,素有“一脚跨三县,鸡鸣三县闻”的说法。

873.7米,令人陌生的武汉真正最高峰

事实上,无论是清凉寨景区、木兰云雾山景区的“武汉之巅”,还是将军山的“武汉第一高峰”,它们其实都不是武汉的最高峰。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,全市海拔最高点位于黄陂区蔡店街道的双峰尖,海拔873.7米(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)。

“那不是孝感的吗?”记者采访中,无论是游客、驴友还是景区工作人员,都有类似的疑惑。

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李长安教授被称作“山水教授”,调研武汉市山水40多年。他介绍,双峰尖是黄陂和孝感的分界线,因靠黄陂一侧未被开发,大众多以为该山属于孝感。

黄陂区蔡店街道源泉村张家湾坐落在双峰尖山脚下,从村中可遥看双峰尖。但群山林木茂密,前往双峰尖的道路已难以寻找。村民汪华桥介绍,从村里到双峰尖要翻过两座山。他年轻时,这两座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一空,他常常翻山到双峰尖砍柴。随着天然气普及,村民不再烧柴,山一年比一年绿,当年砍柴采药走出的山路早已长满青草和荆棘覆盖。他说:“孝感一侧是双峰山风景区,你们可以从那边上去。”

记者根据汪华桥的介绍,从孝感一侧登山,行至峰顶,可见两座山峰并列,一座山峰顶部建有观景平台和一座凉亭,平台入口处竖着一块石碑,上面介绍这里海拔888米。在平台向东北望,可以看见整个黄陂北部以及黄牯石的山顶。

景区的安保人员介绍,他们巡山时用水印相机拍照,在石碑前拍照显示是孝感,在石碑后拍照就显示是黄陂。

记者在峰顶遇到了一群武汉来的驴友,他们结伴从黄陂一侧走野路登山,有的路段需要徒手攀爬。一位驴友展示了一篇户外攻略,里面写道:关于“武汉之巅”,确切地说,不是一个单一景点,而更像是一个“荣誉称号”,授予了黄陂区内好几座各有特色的山峰,也常被拿来指代几条特定的徒步路线。

记者查询发现,个人登上双峰尖的照片,在社交平台上不多见。而关于清凉寨日出、云雾山观景台的打卡笔记,成千上万。实际上,873.7米的武汉最高峰——双峰尖,对很多武汉人来说,是陌生的。

争论谁才是唯一的“巅”,不如讲好山的故事

“武汉之巅”的争论,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看,是武汉人“上山潮”的一个缩影。最新统计数据 displays,武汉有466座山体,数量多、分布均匀、可达性强。每逢周末,武汉人爬市中心的龟山、蛇山、磨山……爬江夏的八分山,黄陂的木兰山、蔡甸的九真山……“每周一山”正成为武汉人的新生活方式。

王女士说,她的群友们也曾讨论过“武汉之巅”,但好像没人太在意。它更像一个符号——一个可以被打卡、被分享的目的地。她说:“大家更在意的是爬山的过程,与自然的亲近,至于爬的山是不是真的最高,似乎没那么重要。”

但也有人很较真。在孝感双峰山景区,记者遇到了驴友刘先生,他已经爬过双峰尖多次,也去过清凉寨和云雾山。“景区立个‘武汉之巅’的牌子,容易误导人。”他说,很多人以为那就是武汉最高峰专门去拍照打卡。

对于各景区自行设置“武汉之巅”石碑的做法,李长安教授表示:“这是景区为发展旅游、吸引游客打卡的商业行为,只要不明确标注为‘武汉最高峰’,就无伤大雅。”

他认为,“武汉之巅”可以有多重解读,早年间,大家还普遍认为海拔149.5米的喻家山是武汉最高点。地理之巅,是武汉市域最高点,即双峰尖;红色之巅,如将军山,承载着丰富的红色历史文化;文化之巅,如木兰山,蕴含着木兰文化的深厚底蕴;景观之巅,是各景区内的最高景观点。

李长安建议,与其争论谁才是唯一的“巅”,不如将这些点位串联起来,每一座山设立标志牌,讲出这座山承载的故事,打造一个“武汉之巅”打卡系列,既能丰富市民的户外生活,也能促进城市文旅发展。

李长安总结:过去,山是资源,人们上山砍柴、开山取石,导致许多山头一度光秃;现在,山是生态,经过大力治理和复绿,遍地青山绿水;未来,山更重要的是景观和文化价值。

“山比湖泊更有故事,更有乡愁,更可达。”李长安认为,武汉的每一座山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传说和乡民记忆。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基础上,应进一步挖掘和展现每座山独有的文化内涵,让武汉的群山成为城市文化的载体。

黄陂区蔡店街道
武汉最高峰
地处武汉与孝感交界
武汉一侧的海拔873.7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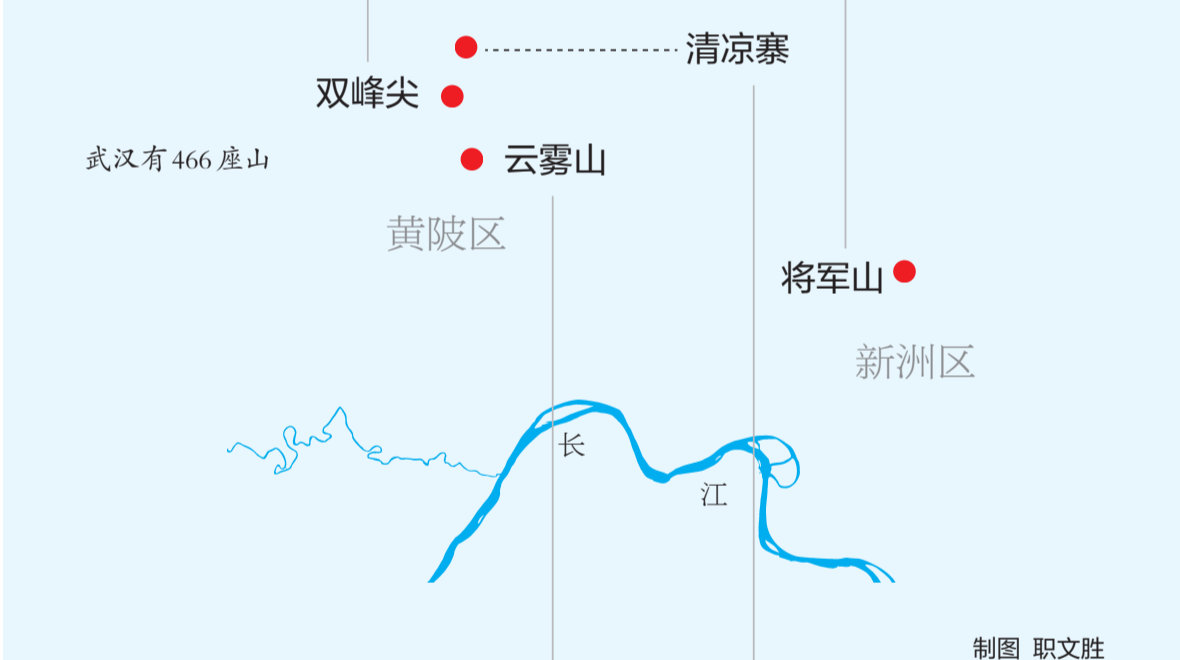


双峰尖。
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

新洲区徐古街道
主峰海拔675米
地处武汉最东部
竖有“登武汉第一高峰”牌子



将军山。
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



制图 职文胜

黄陂区李集街道
主峰海拔709米
竖有“武汉之巅”的石碑
建设有长81.9米的“武汉之巅”天空悬廊



云雾山的“武汉之巅”。

黄陂区蔡店街道
景区最高西峰古寨海拔620米
竖有“武汉之巅”的石碑



清凉寨的“武汉之巅”。 长江日报记者孙笑天 摄

全场球迷合唱《红旗飘飘》

歌手孙楠为楚超开球

长江日报讯(记者马万勇 詹松)“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,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!”7月4日晚,武汉市东西湖区五环体育中心,经典曲目《红旗飘飘》前奏响起,全场球迷自发跟唱,手机闪光灯连成晃动的星海,把赛前氛围直接推至顶点。当天,歌手孙楠现身楚超第9轮武汉华工科技队(以下简称武汉队)主场迎战随州炎尖队的比赛现场,并担任开球嘉宾。

7月4日,楚超联赛赛季第9轮,全省七大赛区同日开战。在当晚结束的楚超第9轮较量中,武汉队凭借闫新禹的梅开二度和老将章良的远射破门,主场3:0击败随州队。

本场比赛前,武汉队8战7胜1平,占据楚超榜首。武汉队主力前锋闫新禹也以6粒进球占据“楚超”射手榜第一位。相比之下,随州队在“楚超”5战1胜1平3负,排在积分榜下游。

这场较量是武汉队在楚超的第4次主场作战,而在此前3战中他们表现优异,先后以3:0击败“咸宁”队、3:0击败襄阳队、2:0击败仙桃队,全部“零封”对手,这在楚超赛场也是独一份的骄傲。

随着开场哨吹响,武汉队迅速在主场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发动攻势,闫新禹、邓渊泽、蔡成翰等球员均获得有威胁的射门机会,但随州队防守极为顽强,守门员吴易洋也凭借神奇发挥力保城门不失。

进入下半时,武汉队终于显露峥嵘。第48分钟,武汉队后场长传发动攻势,随州队后卫解围失误,闫新禹高速插上后单刀破门。1:0,武汉队终于先拔头筹。

这粒进球也打破了场上平衡,随州队不得不加强进攻,而他们的防守也开始出现漏洞。第54分钟,随州队周正下底传中,陈思源门前抢点,皮球被武汉队门将抱在怀中。武汉队随即发动快攻,李善可为右路突破射门,虽然被随州队门将奋力扑出,但闫新禹快速跟进后倒地补射,为武汉队将比分优势扩大为2:0。

两球领先的武汉队开始大面积换人,但替补出场的球员依旧攻势不断。第79分钟,两名替补上场的球员完成“连线”,杨同飞左路下底传中,老将章良大禁区前起脚远射,皮球应声入网。

最终,武汉队主场3:0击败随州队,继续领跑楚超。7月18日,武汉队将赴客场对阵孝感队。



比赛现场。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



7月4日晚,歌手孙楠现身楚超赛场。 长江日报记者史伟 摄



扫码观看
孙楠助阵楚超